

私

家

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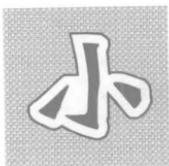
藏

小说百部



1242-51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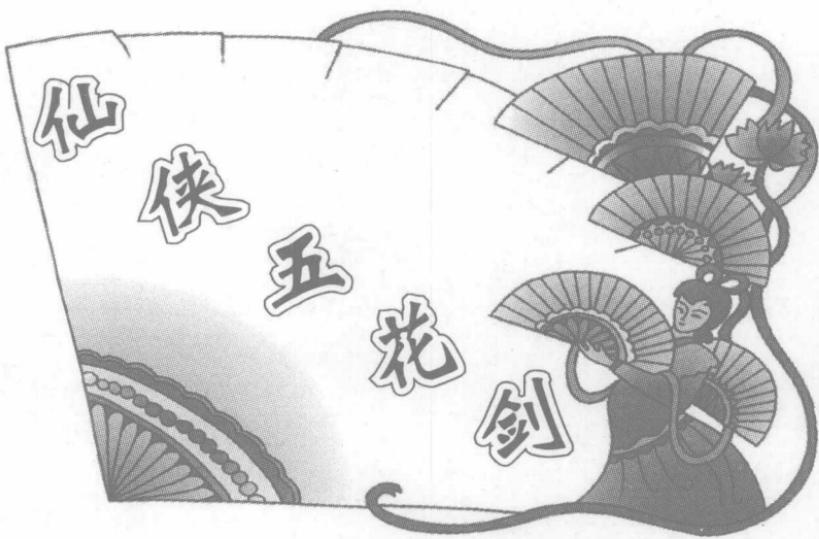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二十四卷

远 方 出 版 社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清·海上剑痴 编

目 录



序	(7)	仙 侠 五 花 剑
《仙侠五花剑》说部题词.....	(9)	
第一回 太元境群仙高会	(11)	
软红尘五侠寻徒		
第二回 黄衫客一剑诛妖	(17)	
红线女单身杀盗		
第三回 服仙丹素云换骨	(23)	
衍宗派红线传拳		
第四回 白素云飞行绝迹	(29)	
黄衫客来去无踪		
第五回 报亲仇初试桃花剑	(35)	
救女侠误中竹叶镖		
第六回 雷一鸣因伤卧病	(41)	
云万峰仗义复仇		
第七回 竹叶镖万峰殒命	(47)	
蒺藜抓一鸣被擒		
第八回 白素云两番探虎穴	(53)	
黄衫客一怒掣龙泉		
第九回 传葵花剑仙侠收徒	(59)	
破竹叶镖英雄哭友		
第十回 白素云三探卧虎营	(67)	
黄衫客双祭飞龙剑		
第十一回 雪奇仇淫凶授首	(73)	
报私愤名妓蒙冤		

第十二回	酷吏逼供词飞霞下狱 雏环诉屈冤素云探监	(79)
第十三回	文云龙仗义挥金 薛飞霞守身如玉	(85)
第十四回	燕子飞慕色劫狱 聂隐娘救女上山	(91)
第十五回	访义士有心传道 试侠肠无意怜香	(98)
第十六回	名士美人双学艺 剑龙钗凤两联姻	(105)
第十七回	盗印信双侠警贪官 寄书函一人传密报	(112)
第十八回	秦相府夫妻行刺 刘公岛师弟重逢	(119)
第十九回	抱不平打死乌天霸 施绝技惊走燕子飞	(126)
第二十回	柳叶村燕子飞采花 松针岭虬髯公祭剑	(133)
第二十一回	剑击剑棋逢敌手 奸杀奸血溅僧头	(141)
第二十二回	柳员外击鼓鸣冤 方知县悬金缉犯	(148)
第二十三回	三岔道上血案重重 九折岩前人头累累	(155)
第二十四回	众差罗拜虬髯叟 群侠难擒燕子飞	(162)
第二十五回	燕子飞毒打珊瑚女 虬髯公怒责空空儿	(171)
第二十六回	空空儿寒宵盗剑 珊瑚女月夜飞刀	(178)

第二十七回	弄巧反拙故剑飞还	(187)
	削铁成泥宝刀失色	
第二十八回	缚情丝空使美人计	(194)
	触剑锋几寒侠士心	
第二十九回	收宝剑十侠下仙山	(202)
	吐霜九大娘开杀戒	
第三十回	十仙侠收徒归大道	(210)
	五花剑传世演奇书	



仙
侠
五
花
剑



序

繄夫鳬鳥朝飛，御清風而千里；麟俠夜吼，墮黑氣之一團。積火自燒，隨烟氣上下；中矢不退，逐電光往来。拉摶驚猿壁，七迹而橫踢；蹁跹似鳥垣，十重而偷逾。凡茲名托列仙，雄夸游俠，事多怪誕，語究荒唐。是知絕世文章，《春秋傳》原非信史；空中樓閣，《山海經》半是讖言。好事為之，由來久矣。

仆友劍痴，閉戶沪濱，枕流海上，胸羅星宿，身到媧娘，下筆成文，聲協金石，拔劍斫地，氣薄雲霄。閒嘗放眼古今，游心竹素。謂：“夫傳奇述異，盡多充棟之書；說鬼搜神，不乏覆瓿之料。然朝報或嫌斷爛野語，又病荒蕪。若非博士買駘。文深義晦，即是賤工画虎，貌合神离。求其得意直書，愜心貴富，鉛華洗盡，花样翻新。燃溫犀以燭幽，鑄禹鼎以象物。神仙任俠兩傳，合成儿女英雄，雙管齊下，而又老嫗都解。如吟香山之詩，疟鬼可驅，似讀孔璋之檄者，古人未作，後世無聞焉。”用是磨礱詞鋒，指麾筆陣，匠心默運，生面獨開，撰《仙俠五花劍》一書爾。其排云而出，人下九天，入水不濡，身經百煉，熔金成液。耀匣里之芙蓉，切玉如泥；斬人间之荆棘，無遠弗屆。則飛廉莫能追，靡堅不摧；則夏育失其勇，雪來丹之。憤黑卵不得瓦全，抉洵美之危素娥，依然璧返。能使奸雄胆落，義士眉伸，誠艺苑之別裁，裨官之杰构也。至若精神團結，字挾風霜，藻采紛披，語有根柢。曹將軍繪馬，骨肉停匀，孫武子論蛇，頭尾呼應。猶為余事，无俟贅言。

嗟乎！紅羊劫急，白馬盟新；強暴跳梁，桀黠構扇，弱肉爭

食，公道何存。言者颊鸣，闻之眦裂。痛中原之板荡，借箸谁筹：制南越之猖狂，请缨无路。人情汹汹，天意梦梦。兰成无取乐之方，屈子有《离骚》之作，则欲消磨岁月，开拓心胸，代梁父之吟，下东坡之酒，舍是编其奚属哉！

辛丑七月下浣古瀟洲狎鸥子
序于海上语新楼



私家秘藏小说百部



仙 侠 五 花 剑

《仙侠五花剑》说部题词

歙县周忠鳌病鸳

游戏人间小调仙，几回沧海变桑田。
仓皇南渡浑如昨，何必春秋定记年？
飞仙剑侠事茫茫，我辈从来有热肠。
敢说丰城饶宝气，霎时银海眩奇光。
笔花飞处剑花飞，豪气如虹信手挥。
蓄得满腔忧国泪，为伤时局屡沾衣。
无剑原难斩佞臣，此情何日慰骚人。
挥毫雪涕从容写，横扫阴霾大地春。
伤心南宋旧衣冠，留到如今哭也难。
忍泪含悲说何处，偏安安忍问长安？
碑史奇观太认真，尽堪持赠有心人。
文章报国知何许，搦管还惭草莽臣。
时事原难判五花，梁鸿应窜海之涯。
孙登忽地发良啸，不怕山灵齿冷耶。
秋水凝霜不碍寒，愿教留取斩楼兰。
世间巨眼知多少，漫作寻常笔墨看。

鸳湖问业女弟子黄鞠贞

读罢奇书询大观，笔花飞舞剑光寒。
辟邪别有风霜旨，敢作寻常说部看。
凛凛霜锋三尺持，干霄正气想当时。
是真是假何须问，儿女英雄信有之。

世事嵚崎都不平，谁将肝胆向人倾，
儿家亦有须眉志，痴欲求仙叩玉清。
热肠一片托毫端，剑气森森照胆寒，
尽许借书消块垒，豪情写与后人看。



私家秘藏小说百部



仙侠五花剑

第一回 太元境群仙高会 软红尘五侠寻徒

三尺霜锋神鬼惊，向人惯作不平鸣；
世间只惜真传少，正气谁担侠士名。

这一首七言绝句诗，乃海上剑痴慕古来剑侠一流人，俱秉天地正气，能为人雪不平之事，霜锋怒吼，雨血横飞，最是世间第一快人，第一快事，只是真传甚少。世人偶然学得几路拳，舞得几路刀，便俨然自命为侠客起来，不是贻祸身家，便是行同盗贼，却把这个侠字坏了，说来甚可慨然。这真正剑侠的一等人，世间虽少，却也不能说他竟是没有。如今闲话休提。

单讲宋朝高宗年间，有十位剑仙在太元境高会，炼得五花宝剑，下界收徒，传授几个剑侠正宗，要使天下后世企慕剑侠之人，不致有错认门径的一段故事。爱看书的且请放明着眼看我道来。正是：

新书闲读多奇趣，古剑重磨起侠心。

话说上界太虚山虬龙洞有位剑仙，即世传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公，自从升真得道，在此山中修心炼性，不复干预尘世间事。逮至宋朝高宗南渡，奸相秦桧擅权，朝中大臣有大半皆其私党，作威作福，倚势害人，弄得天下不平的事日多。一日，虬髯公偶然静中思动，要想重下红尘，再做些行侠仗义之事，稍儆奸邪。又因其时宋刻的书卷甚多，那书中也有胡说乱道讲着义侠的事儿，却是些不明事理的笔墨，竟把顶天立地的大侠弄得象是做贼做强盗一般，插身多事，打架寻仇，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倘使下愚的人看了，只怕渐渐要把一个侠字，与一个贼字、一个盗字并在



一块，再也分不出来，实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虬髯公不看也罢，看了之时，不禁怒上心来。一日，令道童传个柬儿，择期邀请列代得道剑仙，在度恨天太元境高会，要议一个妥善法几，不使后人把义侠的声名坏了。

是日，到的共有黄衫客、昆仑摩勒、精精儿、空空儿、古押衙、公孙大娘、荆十三娘、聂隐娘、红线女等，连虬髯公是十位，相见礼毕。虬髯把那小说误人、急当想个善策挽回大道，并自己再想重历红尘干些侠事的话说了一遍。空空儿道：“既是小说误人心术，只消飞剑把小说的板儿一概劈了，岂不干净。”虬髯笑道：“道兄说那里话来。大凡书本风行一时，自然是散布天下多有的了。我等宝剑虽利，只怕要劈他的板儿，却是劈不胜劈。何况这一部劈了，难保不又刊出那一部来，将来伊于胡底。”昆仑摩勒道：“既这样说，须把那班著书的人，略略做戒他一二个，使他们以后不敢胡乱动笔，岂不是好。”虬髯公道：“做书的人，他也未尝无一腔热血，一片热心，要把行侠作义的事极力摹写出来。只是认差了路，以致无一笔是处。若欲稍加惩创，普天之下著书的人甚多，却从那一个惩起，亦且有伤天地之和，岂可使得。”古押衙道：“虬道兄如此说来，难道就罢了不成？”黄衫客道：“依我想来，虬道兄既有下山之意，须要几位道兄、道姑同到红尘，各收几个嫡派门徒，令他们行些真实侠义的事与世人看了，知道象这样的才算义侠，后来或者有人也把此事做成说部，留传世上，那时自然晓得侠客与剧盗、飞贼是两样的。这种胡言乱语的书，方可不灭自灭。但是，收徒一事谈何容易。第一须要择人，第二又须炼剑，这却怎样才好？”虬髯公道：“此说果然惬意。但这择人、炼剑的两件事，多不是一朝一夕做得来的。如之奈何？”公孙大娘道：“若说择人传授，我因近在丹房炼霜锷丸未成，尚需时日。若说炼剑，我处却有已经炼就的五花宝剑五口，尽可传人。众位道长如有果愿下界去的，吾可取来使大众一



观。”回头唤侍女英英：“速回飞云山丹室中取八宝革囊前来。”又嘱：“沿途不可耽误。”英英唯唯，遵命如飞而去。

不多一刻，即便回来，呈上革囊。大娘解开囊口，用手一招，飞出五把剑来，光分青、黄、赤、黑、白五色，恍如五道彩霞，射入眼目。虬髯公等接来看时，每柄均长三尺左右，阔约寸余，薄只一分不到，权其铢两甚轻，不知怎的，挥动时，却又十分沉重。剑尖剑口，锋利无比，更不必说，真是神剑，无不啧啧称赞。公孙大娘道：“此五花剑，我在丹房采日精、月魄、电火、霜花并雷霆正气而成，其质非钢非铁，乃是落花之液酿成。每花只取乍落的第一瓣，故得先天第一肃杀之气，和以铅汞，计凡千炼始成。剑质可以吹毛使断，濡血无痕，削铁如泥，砸石成粉。这青的乃芙蓉剑，最难运用。黄的是葵花剑，赤的是榴花剑，黑的薛花剑，白的是桃花剑，无甚高下。”虬髯公道：“原来如此。足见道姑精心向道，历久不衰，乃得炼此利器。”公孙大娘道：“这算怎么，不过是费些辛苦罢了。如今剑是有了，但不知是那几位道长下界走一回儿？”虬髯公道：“我与黄衫道兄是首议此事之人，自然当去。不知还有何人愿往？”道言未了，聂隐娘与红线女俱说愿去，古押衙与精精儿也要去时，却被空空儿先已允了。虬髯公不胜欢喜。公孙大娘遂把五柄宝剑掣在手中，令五位剑仙各自选取。红线遂取了一柄桃花剑，隐娘取了榴花剑，黄衫客取的是葵花剑，虬髯公是薛花剑，只剩一把青芙蓉剑，因公孙大娘说最难运用，众皆不敢受领，自然是空空儿的了。大娘随将五剑应如何展舞，如何吐纳的法儿，略略述了一遍。又道：“诸位道长下山，倘然得遇有缘，千万须看此人的心术若何，然后传他绝技，不要误授了外君子内小人的人儿，那时仗着本领高强，又倚宝剑利害，妄作妄为起来，不但有玷师门，只怕为祸不小。况道长等此去授徒，原欲阐扬正道，使人不入歧途。倘若误授匪人，其害何堪设想。诸宜留心在意为是。”虬髯公道：“道姑的高



见不差。我想我们此去，果遇可传之人，亦只先授他些拳家的正径与着剑法的宗传，且莫把这吐纳绝技任意授人，并不是吝而不传，且待他们功行成时，再行补授未迟。”黄衫客点头称是。公孙大娘遂将空囊提交英英携着，起身向虬髯公打一稽首，告辞回山。昆仑摩勒、古押衙、精精儿、荆十三娘也要去了。虬髯公等送出境外方回。

黄衫客问虬髯公道：“不知虬道兄等现拟先往何处，且于何日动身？”虬髯公道：“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吾想先到燕赵各地走一回儿，看看有无缘法，再定行止，明日即须下山，不知众位如何？”聂隐娘道：“江南山明水秀，其间应钟毓奇人，我欲先至江南，然后沿江而下。”红线道：“我想先到齐鲁之间走走。”黄衫客道：“我也是这个意儿。”空空儿道：“我想到临安去，一来求访人才，二来宋帝南渡以后建都于此，也好探探秦桧一班大奸的近日作为如何。”虬髯公道：“既这样说，我等此去，自然俱是行踪无定的了。但是万里求才，颇非容易，断难三日五日便可先后回山，将来倘要聚首，须先定个地方，免得彼此无从寻觅。”黄衫客道：“此言甚善。”聂隐娘道：“我往江南，多则一年，少或五六个月，难保不到山左一行，那时与道长相逢，也未可知。”虬髯公道：“这本来是说不定的。譬如我到燕赵，若无可传道之人，也难保不改赴江南各处。就是黄衫道兄等，也不一定到了何处竟是何处，或在途中聚晤，亦未可知。但不能竟定在何日、何时、何方见面。难道觅得传人，即便授他剑术同着回山，不使他们略略行些功夫，使众道兄道姑等见见不成？”黄衫客道：“贫道据虬髯兄之言想来，临安现为建都之地，空空道兄他又本来要去探秦桧一班奸贼作为，不如后来竟在临安相会，定以一年为期，彼时即使觅不得门徒，也须到了临安再寻机会如何？”众剑仙皆称：“使得。”虬髯公与黄衫客又略略谈了些话，五位仙侠携着五口宝剑，分手回山而去。到了明日，一个个束装起程。

若说仙家的行止，本与凡俗不同，出行时须带着许多衣服铺陈，又有那家人话别、亲友饯行等事，极其累赘。这虬髯公等皆是飞行了道的真仙，本来乘风驾雾，可以瞬息千里，来去自如。此番只因要下界去寻觅真才，藉传大道，不得不徒步而行，可以慢慢的随处留神，仔细信访。故此各携着五花宝剑与护身仙剑之外，又随身带些丹炉初炼的金创起死回生丹，并那仙山深处所产的灵芝、仙求、钟乳、空青各种妙药，以便到下界时易钱使用，并可疗人疾病。

时在大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中旬暮春时候，众仙侠下得山时，一路之上看不尽柳暗花明，玩不尽山辉川媚。就中黄衫客与红线女是同到山东去的，虽黄衫客修真之处在飞云洞，红线女在一一线天，却俱在太玄境的西北方上，相去不过三十余里之遥。是日，不先不后同时下山，恰在半途相遇，彼此各打一个稽首。红线女问黄衫客道：“未知道长此去，取道东南而行还是望西北进发？”黄衫客道：“我想先赴西北，然后绕道东南，未识道姑若何？”红线道：“道长既由西北绕至东南，我不妨由东南折至西北，想来若大一个山东省城，四下里兜抄转来，未必竟无一二可造之才，不知道长以为然否？”黄衫客点头称是。

二仙侠谈谈说说，行了一程，俯视下界，红尘滚滚，浊浪茫茫。红线女道：“此地相隔凡尘尚远，我们何不乘风而下，各自分途，免劳跋涉。”黄衫客道声“使得”，二仙侠遂又打个稽首，各纵祥光分头下坠。红线女使的乃是金遁，十分飞速，一霎时已踪迹杳然。黄衫客在仙山脚下撮一些土，借土遁法往西北而行。不消片刻，但见汪洋大水，一碧无涯，已是混元湖地界。此湖周围三万六千里，按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数，每度百里，深不见底，乃仙丹交界所在。黄衫客来到湖边，收了土遁，正欲借水遁渡湖，忽听得豁喇喇一阵狂风，只吹得沙飞石走。风过处，见湖心涌起一阵怪浪，好似山移岳动一般，借着风势，望岸上直扑过